

《永恒的孩子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《永恒的孩子》

内容概要

1996年，有两位父亲，一位在中国，一位在法国，一位是哲学家，一位是文学批评学家，几乎同时完成了被病魔夺去生命的爱女的传记。一位是妞妞的父亲周国平，写下了《妞妞：一个父亲的札记》，一位是波丽娜的父亲菲利浦·福雷，写下了《永恒的孩子》。两位不曾相识，操着不同语言，接受了不同文明却有着共同遭遇的父亲为我们揭示了共同的人性。两本书充满诗意而睿智，分别在两个

《永恒的孩子》

作者简介

菲利浦·福雷曾在英格兰、苏格兰几所大学任教，现为法国南特大学文学教授。作为先锋派文学史家，他写了在碍的评论。他笔下的评论对象有：路易·阿拉贡、阿尔贝·加缪、菲利浦·索莱尔·大江健三郎等。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，他还为许多杂志撰稿（主要是法国《艺术杂志》）

《永恒的孩子》

书籍目录

特别推荐

序

第一章 第一场雪

第二章 黑夜里的故事

第三章 在时间的丛林里

第四章 花园

第五章 雷奥波蒂娜和阿纳托尔

第六章 日本动画片

第七章 亡灵欠下的情

第八章 温迪

第九章 雪中漫步

译者后记

《永恒的孩子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一本书延续着生命
- 2、客观说，比周国平写的同类作品要好得多（当然我不是怀疑周写作《一个父亲的札记》时的真诚）
- 3、最深沉最无私也最无能的爱。
- 4、最后温迪和爸爸妈妈告别，跟随彼得飞翔在去往永无岛的苍穹。波丽娜paline，我记得你，永生的孩子。
- 5、永恒的生命，永恒的写作。

1、跟小姑娘告别的时候，是在一个温暖而安静的中午，我这个习惯了麻木的人，合上书，失声痛哭。之后的文字，伴着难以名状的凄凉与悲伤，泪倒于心的干涩。这个结果，早在从书架上拿起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注定，每一个字的走过，都伴着死神射向生命的阴郁暗光。每一个读者，在于这本书相伴的时间里，阅读着一个小女孩四年的纯真光阴。在这四年织成的一生里，同时写着童话与病魔，欢乐与折磨，在不同的时空里重复着崭新的故事。除了一个孩子，其它的孩子都长大了。一种叫做疾病的东西，将她与同伴的世界隔离，在那个世界里，她第一次见到了死亡的脸；在那个世界里，她缺失了本该属于她的时间。她叫波丽娜（Pauline），在这个在活人名单中被注销的名字下面，永恒着一个幼小孩子可爱的生命。她让我想起妞妞，一个只在世上待了一年半的小姑娘，一个同样在短暂的一生中承受了人生里最极致的苦涩的孩子。妞妞的父亲：疼痛突然消失了，你的身子变得出奇的轻盈。你发现你坐在爸爸的手臂上，面朝无碍的空间。爸爸像往常一样抱着你跳舞，但比任何时候跳得都出色。往常，爸爸也能挥动手臂把你送到半空，停留片刻，你便咯咯大笑。现在，爸爸的手臂像一对翅膀，载着你盘旋飞翔，愈飞愈高。这是你从未有过的感觉，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只觉得非常舒服。波丽娜的父亲：清晨，她用欢快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。我奔上她的房间。她柔弱不堪却面带微笑。我们聊了些家常话。她已经不能独自下楼了。我抱起她，托起她轻飘飘的小身体。她的左臂挂在我的肩头，右臂搂住我的身体。我的脖子能感受到一只小小的光脑袋温柔的触动。我扶着楼梯，抱着她。我们再一次走下笔直的红木楼梯，走向生活。逝去的孩子以这样的方式活在父亲的心里：血脉相系的亲人在阴阳两隔中只能在回忆和想象中团聚，那里写满了童话的诗意又浸润着生离死别自说自道的哀怆。像波丽娜父亲评价《为芬尼根守灵》那样：“小说把这些隐情封闭起来，再贡献出去。这一切都在深夜里回荡，只有一个伟大的词汇没有被说出来，那就是：爱。”她的爸爸，用读起来崎岖晦涩的文字记录下他最痛苦而深沉的情感的酒酿，他以他独特的讽刺而无奈的语言向生命与死亡、命运与抗争发出愤怒而痛苦的诘问。在那些布满荆棘和风暴的路上，穿插着晴朗而快乐的片段，在那些花草灿烂百鸟歌唱的地方，鲜艳着一朵美丽的生命和她最清澈的声音：“爸爸，等我长大了，你就会变小？”“不，我会变老。人可以从小变大，但绝不可能从大到小。”“我会成为妈妈吗？”“当然。”孩子的世界里，没有死神，那里的孩子，永远不会被魔鬼打败。可他终究还是把她带走了，从此以后，她的身体弥散在她永远不能呼吸的空气里，她的灵魂去了一个没有彼得·潘的地方，同样也没有了呼吸机和导管，没有白大褂和吗啡。痛苦失去了载体，人就解脱了吗？跟小姑娘告别以后，就再也听不见那些只能活蹦乱跳在幼小孩子嘴里的言语，世界突然变得异常的冷寂，平静得令人作呕。假如人间没有了孩子，那么人类将彻底与美隔绝，难道就因为如此，死神执意要将小小的他们和她们带去那个不可知的地方么？被带走的孩子，使者般地为那个地方带去那里的人们也需要的东西？小姑娘最后一次对着鲜花微笑时，已步入生命虚弱的终末，爸爸把她放在树荫下：“爸爸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的小鸟在那儿。我就知道它会回来。它在为我唱我唱过的歌。正向你对我解释过的那样……你记得吗有好长时间了……”“是的。”

2、当抛开具有很强统领力的神性的领域时——诸如上帝，时间，存在，荣耀等等词汇所划分出的概念——人几乎就不会生活了。脱离了必须去完成或接近的参照物所感召的轨道后，人们如同亚当和夏娃一样为自己的赤裸而羞赧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人不能背负着使命，且先不管这个使命是大是小是赋予还是强迫，就总会生出悬空着的不安定感。如同被工作焦虑缠上的工作狂，在休假的时候还需要摄影器来排遣焦虑。与虚无的对抗中，意义总是最不招人待见的东西。它太弱了。并且在时间和空间的拉扯中逐渐成为供人使用，戏耍，践踏的角色。这需要新的感召物出来完成那座桥，以便把人从毫无意义的生物送达到神的领域。这个感召物必须不是“基督”可是要靠近“基督”，它该是《山海经》和《希腊神话》中有神力的生物，他们和人类唯一的交错点是——生命。也只需要如此。记得原来读石康的时候，大概是在《支离破碎》中他提到生命与创造力的问题。大致说男人在自身生命之外创造世界。而女人是靠自己的生命延续和创造世界。他举了很多关于这个命题的材料，各个领域中的男男女女。在说到作家的时候，很是强调了男人在想象力构建一个体系或者一个城池方面的能力。对女作家，突出了其在自己生命历程里回忆描述的能力。还从语言方面补充了关于“生命创造世界男女有所不同”的论调。当时我颇以为然。但在接触，阅读到《永恒的孩子》后，我发现了石康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。或者，这就是他与大师的差别？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·福雷的《永恒的孩子》是献给他的女儿，波丽娜。那个幼小稚嫩的生命死于尤文氏肿瘤。说是“献”，其实更确切的是他的灵魂在他女

《永恒的孩子》

儿留下的空白上的再次成长。带着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，记录散淡在时间背隙里的温情回忆。这一记录就是整个生命的沉淀。他固执的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停留在失去女儿的那个时间之角。即使这样的守候和等待是无望的。“在时间的灾难中进行于事无补的抢救，保留刹那一个动作，一句话的残骸。”“睁着眼睛面对随着时间推移不断黯淡下去的深不可测的黑暗，看着那张可爱的脸在黑暗中泯灭。”而这种姿态和意识，让作者必须通过这条弱水河重新走向生活。女儿的死，是横亘在他们夫妻之间的障碍。从那一刻起，他们的爱情再也不能完美无缺。幽灵蚕食着现世人的欢乐。当《永恒的女儿》完成时，母亲阿莱斯质问丈夫“你企图用一本书来取代她吗？”不会，福雷的写作不仅不是取代一个生命，更确切的说，他是用生命孕育生命，从而完成作为人的存在，并给了在于虚无对抗中落败的女儿一个新的诞生场。从此而派生的写作，终于有了技术层面以上的永恒价值。在记忆之外，在想象力之外，在被过于夸大的人性之外，写作的动机回归生命本身，让人从新拥有了坚守的勇气与希望。生之乐以及生之苦，生命的感受和记忆，还有千百年来已经快被历史和日常生活的褶皱掩埋的律动，全部悄然浮现。而这些和叙事角度无关，和语言精妙粗糙无关，和政治炒作以及形态压榨无关。一个真正的创作者，除了无比坦诚的面对生命的一切外，其实根本没有抵达雅典娜神殿的第二条路走。唯有根植在生命本身的写作，誊摹，记录，雕刻，撰载，虚设，营建之后，才可达到永恒。瞧，这方是写作的神圣所在。远慕 2008-03-26

《永恒的孩子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